

—〈闖進深海的夜星〉

—原創BL

—現金委託系列

—初次見面、馬丁尼、昏暗燈光下卻依然清澈的視線

—原創 黎修x若然

—BY originalmai_APH

#文字委託 #原創BL #現金委託

深夜降臨的那刻才是黎修生活的起點。

——他所經營的酒吧在晚上八點開始營業。

P.M. 07:48

不同於總會出現的昏黃燈光，更沒有五光十色的繽紛，以冷色調為基礎的裝潢帶出深海的高雅簡約與漠然，既有男人的穩重，也充滿著女人的細膩。寶藍色的吧檯設計在間接照明的點綴下顯現出富含神秘的氣質，深色為底的天花板則使用宇宙星體的概念，似乎抬頭就能看見深不見底的繁星夜幕。

深海與夜空相互呼應，這是他特別喜歡的兩項元素。

吧檯前的高腳椅整齊地按照相同間隔排列，架上種類繁複的酒同樣以十分刁鑽的序列譜出一整面酒牆，不難藉由店內氛圍來得知經營者的那份古怪性格與強勢。室內環境足夠寬敞，絨布打造的沙發座各別有著不容易被窺探的隱蔽性，卻也沒留給人使壞的機會。

環繞四周的音樂總是悅耳而不吵雜，為的就是提供給顧客一個愜意放鬆的環境。

但更主要的理由是因為他喜歡，在取悅客人之前，他還得先取悅自己。

穿著得體的員工來回走動準備營業，而他自己則是親自檢查各個角落，為的就是確保環境的無懈可擊。可儘管作為老闆的他帶著高標準巡視店面卻也沒讓員工負擔多餘的壓力，除去訓練得當的理由以外，就是他與所有人都交情甚好。

不論是言行談吐亦或是時常掛在嘴角的微笑，優異的外貌更是讓他在生活中如魚得水。
也就是說，黎修有作為萬人迷的自知之明。

「咦？大黑今天沒來嗎？」

紮起馬尾的女性看來能幹俐落，一臉好奇地望向輕快踱回吧檯內的黎修：「又是店長代打？」

並不詫異的女性員工與似乎理所當然的問句充分說明黎修時常身兼調酒師的事實，有的時候他甚至會當起服務生，而這都取決於他當下的心情與是否必須。他將修身的黑色馬甲隨手拉整，七分反摺的襯衫露出一截白皙手臂，替中性俊美的面容添增幾分男性氣質。

「大黑老家有事，我讓他放了一個禮拜的假。」黎修揚起細眉：「怎麼了，店長手藝不好嗎？」

「您哪邊耳朵聽到我這麼說呀？」女性員工兩手一攤：「我是想說這個禮拜業績又要翻倍了。」

「哼嗯——業績翻倍？」

「不是嗎？衝著你來的客人每一次都很多耶。」

「說的也是。」黎修說的煞有其事：「我會轉告大黑說你嫌棄他吸引客人的能力不夠的。」

「……不是這樣啦，店長！」

「不用客氣。」

「誰跟你客氣，請不要造謠喔！」

黎修與女性店員你來我往的鬥嘴引來其他員工的嘻笑，在開店前的五分鐘他們聊著瑣碎的事情，最後還打起賭來猜測他代班的這一個禮拜會用掉多少數量的基酒——他對此不以為意，信心十足地將瓶數壓在最高以外還祭出獎金的賭注，惹來眾人陣陣歡鬧的起鬨。

沒一會兒後，負責記錄的員工將寫有賭注的紙本收回員工休息室，起初的喧鬧也在瞬間歸於寧靜。同時西裝筆挺的服務員正式將門口打開，迎接早已在外頭排隊等候的顧客，開啟屬於他們的夜晚。

P.M. 09:37

高聳的路燈沿街點亮城市，尚未歸家的人們踏著不一的步伐襯著道路上行駛的車輛奏出另類繁華。青年的腳步悠哉，沒有放往他處的視線直直地瞅著前方，似乎除了目的地以外周圍暫且沒有足以勾起他興致的意外出現。

寬鬆的長袖連帽上衣搭配貼身的素面長褲，低調的穿著卻十足襯托出青年的高挑身形與獨特氣質，可儘管他的存在吸引許多行人注目，卻沒有誰能夠鼓起勇氣攔下他不帶猶豫的邁步。

罕有的殷紫色雙眸倒映出熱鬧街景，看似漠然的神情下讓人難以摸清他此刻情緒。迎面捎來的涼風帶起幾縷柔軟黑絲，墨色的頭髮就與他的穿著同樣低調，甚至替他染上更深一層的沉穩與靜默。

青年——若然——希望自己能在晚間十點以前抵達不久前物色好的新酒吧。

那間酒吧在網路上的評價很好，明明收費偏高卻從沒看過抱怨價格的留言，清一色的好評反倒讓人覺得有些虛假。只不過這些內容全是在學校聽學弟與其他人在實驗室時聊天得知，反正他原先就會不定期更換駐足的酒吧，去探探也無妨。

話雖如此，他的原定計畫卻還是打了岔。

有名才剛從巷弄拐出來的女性扯住他的手腕，踉蹌的步伐與撲鼻而來的酒氣全都說明了一件事。

他被醉漢打擾了。還是女的。

「……吶！你是一個人？要不要跟我……嘿！」

「要不要跟姐姐一起去喝酒呀？就在那邊……」

「哇，你長得好高……嘻嘻，姐姐特別喜歡高個子的男孩……」

若然臉上的表情沒有改變，看的出來他對眼前的女性並沒有太大的興致。

可他也沒有立刻抽手由著對方摔倒，尤其是在他看見那細到彷彿隨時都會折斷的高跟鞋時。沉默片刻的青年稍微使勁帶著人轉向，好讓這副狼狽的軀體就算摔倒也會先摔在路旁的座椅上，這是他對於女性最基本的體貼。

最基本的。

他這才開口回應對方。

「想要我陪你一起喝酒？」

「對呀！陪我嘛——姐姐一個人好無聊啊——」

「那，」若然以十分平穩的語氣開口：「你知道人類要在短時間內攝取多少酒精才會中毒嗎？」

「欸？中毒？……什麼中毒……」

醉醺醺的女性顯然無法理解他的問題，甚至連對方是否將問題本身給聽進去都是一個不確定性。

不過對方的反應是在預料之中，若然對此不感意外，大概得要對方能在這種情況下與他進行深度的知識對談時，他才會有那麼一丁點繼續進行對話的意思。

於是他不著痕跡地抽回被拽住的手，果不其然讓人往後跌坐在長椅上。

「看來是不懂。」他收回視線：「也沒指望你會懂。」

隨手將被扯亂的衣服拉好，在一句稍嫌冰冷的結論之後他再次邁步，果斷離開原處。

當他進入酒吧時，時間再沒一會就要越過十點的門檻。對於習慣在十一點離開的他來說或許有些急迫，可要是這間酒吧讓他失望的話就另當別論，也許他連十分鐘都待不住。

——不過很快的，眼前所見的景色稍微驅散了他的想法。

不同於其他酒吧的裝潢昏暗不清，眼前的明朗擁有夜晚的皎潔，既沒那麼隱晦卻又藏著神祕氣息，寬敞環境也沒有任何壓迫感，儘管長時間身處其中似乎也不會讓人疲乏。而特意拉高的天花板裝潢更是擊中他鮮為人知的喜好，毫無起伏的表情終於有了一絲變化。

確實是十分精緻的環境，室內的設計微妙地藉由視覺與感官達到安撫自律神經的效果，至少在裝潢的部分他能暫時安上合格的記號，有星星就給分。然而他最注重的還是酒的品質，那將會決定自己是否能把這間店納入下一次光顧的名單裡。

檢查過證件，在迎賓員的引導下他獨自踏入店內，不假思索的步伐逕直朝著吧檯走去，似乎打從一開始就沒考慮過那看著舒適的沙發椅。然而坐在吧檯前的人卻比他想像中的還多，他有些詫異在這種地方居然能看見這般光景，這個調酒師似乎成了店內最受歡迎的對象。

他知道有些人會特地來買醉或是尋求豔遇，也有些人會跟調酒師聊上一兩句，但每個人都選擇後者的這種事實在罕見，罕見到讓他在坐下前打量起不遠處男人的模樣。

淺金色的髮絲在燈光下折射出偏白的色彩，單側後梳的造型凸顯相貌的中性美及俐落感，帶笑的貓眼似乎遊走在每個人身上，誰都沒偏心。就連製作調酒時的都充分展現出那份熟稔與游刃有餘，他猜想這個男人有著一定年數的經驗與圓潤的個性，否則難以久留於調酒師的位置上。

若然的思緒打自踏入酒吧的那刻開始便從未停下，直至他在落座前迎上對方的眼——面前男人有那麼一瞬間露出微乎其微的驚愕神情，但也就是宛如假象般的一瞬間，虛假的好像都是他的幻覺。

由於對方予以笑容的速度實在太快，讓他的思考也在短短眨眼間高速運轉，試圖思考這分明陌生的男人為何在看見自己的霎那端出奇怪的表情，無奈到最後他卻只能在對方身上標註一個問號，以及四個字。

奇怪的人。

就在調酒師——黎修——結束與他人的交談走向自己時，若然率先吐出他習以為常的做法。

「Vesper。」

「……」黎修若有所思地揚眉：「特別要求？」

「沒有，照你習慣。」

眼前青年的語氣透著幾分不容置疑與強硬，像極了光臨酒吧的目的只是想測試調酒師功夫的頑固客人。這毫無疑問激起了黎修的勝負心，生性高傲的他本就對自己的手腕有十足的把握，更別說這陌生的青年竟然能在第一眼就吸引他的注意。

但黎修知道問題出在哪。

那對在絕非明亮刺眼的燈光下透出原色的殷紫眼眸宛如寶石般澄澈，讓他在瞬間懷疑起自己眼前所見，只因對方的眼睛真實到不像是變色片，而是與他相同，有著一樣稀奇的特別眼眸。

隨即藏起心思的黎修並未透露出更多訊息，他在頷首後回身準備起青年所點的薇絲朋。年輕的孩子會選擇這款酒還算少見，畢竟這個時代更多人會喜歡口味繽紛的各式調酒，而不是略顯穩重卻無趣的雞尾酒。

取出乾淨的雪克杯，他熟稔地倒出所需的琴酒與伏特加。然而遵從對方指令的他依照自己的習慣減少了琴酒的比例，轉向增加伏特加的份量，好讓那份濃郁的辛香不那麼明顯，以伏特加純淨清爽的口味取而代之。

他接著加入足量的麗葉酒，讓柔順細緻又充滿果香風味的利口酒增加甜味。沒有選擇攪拌，而是在搖盪均勻後濾掉冰塊，接著將酒液倒入冰鎮過的馬丁尼杯，最後加入他親自切出的檸檬皮捲，一杯薇絲朋便迅速完成。

「Vesper。」黎修笑著將馬丁尼杯推向青年：「我的習慣。嚐的出來嗎？」

冰鎮過後的馬丁尼杯帶著冰霜未退的霧面，在光線下顯得無害又溫和，光是看著就讓人感到格外順眼。黎修在將酒端上後便慣性地將手擦拭乾淨，沒有立刻離開的他是想知道對方的感想，可同時他也留意吧檯邊上的其他客人，避免自己遺漏掉任何捎來的視線。

若然沉默地盯著眼前的薇絲朋，調酒師的語氣及神情無一不是在表達對於這杯酒的自信，那副無所畏懼的模樣稍微勾起他的興致，他可沒見過多少調酒師明目張膽地刁難般的反問。

指尖觸及冰冷杯柄，若然不發一語地將其端起，薄唇輕抵後將杯緣湊近，自然地將透色的酒液抵進嘴裡。滑順的口感潤過喉口，蘊藏在其中的冰屑讓酒液便得更加冷冽，而明顯淡去的辛辣被清爽搶去風頭，隨後冒出的香甜則隨著吞嚥回甘。

他嚐著殘留在口腔的芬香，幾乎沒有過多疑惑便將對方端上的薇絲朋與記憶中的口味相比，接著逐一列出他認為正確的差異。

「你減少了琴酒的份量。」

若然輕晃杯柄，看著裡頭的酒液隨之搖晃：「不只增加伏特加，就連利口酒也是，大概一份。」

說的不壞，黎修莞爾。

他個人並不是特別喜歡辛辣的口感，而琴酒在普通時候與苦艾酒能夠混得更好。若不是客人指定，他通常都會將這款雞尾酒調的甜一些，好讓經常光臨此地的女性顧客同樣能夠喜歡上被譽為男人愛酒的系列。

「你說的對。」黎修倒是不吝嗇的點頭，他笑著：「不過，就這樣而已嗎？」

「……」聞言，若然稍微揚起眉尾。

要論口味，若然確實喜歡偏甜的酒類。

雖說有的時候來到酒吧只是為了測試自己能夠承受多少酒精濃度，但既然是勢在必行的測驗，他自然也要選擇自己喜歡喝的味道才行，愚蠢的人才會把實驗做的像自虐。

青年又一次將酒液抵進嘴裡，接著一飲而盡。

「Tanqueray No.TEN.」流利的英文自他口中吐出：「還有Ciroc.不算頂級，但還可以。」

「哦？」對方的回答立刻讓黎修一展笑顏：「你對酒小有研究？」

「只是過目不忘。」他聳肩：「還有喝過不少。不信試試？」

若然同樣也有資質優異的自知之明，要將知識儲存進他的腦裡壓根不是問題。

只要各別嚐過不同的基酒，再將名字與其特殊之處留下印象，要從混酒內分辨出細微的差距並非不可能——也許對許多人來說不可能，但對他來說顯然不是問題。

那對紫色的雙眸無疑是寫著理所當然。

他將僅剩檸檬皮捲片的馬丁尼杯推了回去，雖然他沒特別說出口，不過眼前調酒師就連檸檬皮的厚度都掌握的十分完美，既不搶走酒液的風采，卻又自然的替其添增風味。

他似乎碰上了一個手腕不壞的調酒師。

「真的？」黎修的反應聽來是打算接受挑戰：「隨便我處理？」

「隨便。」他再次啟口，不自覺勾起的嘴角噙著興致：「少點廢話，你是調酒師吧。」

直白的回應聽著銳利，可黎修卻沒有感受到任何冒犯。能夠端出滿足顧客的酒類一直都能讓他產生莫大的滿足感，接二連三的挑戰也是他架構起征服慾的一部分，而現在他似乎碰上了一個有點本事的傢伙。

他欣喜地舒開眉間，在沒有再次開口的前提下聳肩頷首，表達自己的允諾。

「吶，黎修，有空嗎？」

然而——隨後傳來的呼喚打斷了他們兩人的交流，黎修循聲回眸，瞧見的是總會在他兼職當調酒師時上門光顧的朋友。對方的喜好與口味早已牢記在他腦海，他費不了多少時間就能端上一杯讓人安靜十分鐘以上的酒。

「嘿，我知道你要喝什麼，馬上來。」

於是在繼續與這青年周旋之前，他決定率先回應其他人。

大概是藉由眼前調酒師的回答猜到優先順序，若然倒也不急著讓人服務自己，儘管他隨即杵著下顎的姿態擺明是無言的催促。擅長察言觀色的黎修並未遺漏這點，所以他率先端出新鮮的水果小拼盤推到青年面前，招待的意圖還算明顯。

「抱歉，稍等一下。」黎修的眉間寫著笑意：「當作正確答案的獎勵，這是我招待你的。」

「……」若然自在地拾起銀叉戳進無籽葡萄，抬在兩人眼前左右晃著：「招待？」

難不成這個第一次光臨的青年在跟他討價還價？

黎修有些詫異對方的囂張在他眼裡看著竟然沒有太多惹人厭的感覺，他反倒饒有興致地將雙手按在吧檯的邊沿，微微前傾上身拉近與對方的距離。近距離映入眼中的紫色眼眸果真不是假象，清澈的瞳孔美的讓他揚起滿意的笑容。

「還有待會的酒也是。」

「一杯？」

「你要是都說對，就每杯都免費。」

「哼嗯。」似乎得意的鼻息自青年那端哼出：「雖然我不缺這點錢。」

但言下之意——他接受這個提案。

打從開始經營酒吧以來，黎修還真沒印象過去的自己是否有遇過如此奇葩特別的顧客，特別到他能夠特例將特別調製的酒類全都以免費計價。

退開身體，終於細細打量起眼前青年的他一邊拿出乾淨的雪克杯，並從身後的酒牆中抽出酒瓶後，他再次將視線焦點擺在對方身上。

「我叫黎修，喊我全名就好。」

半斂的貓眼在青年的面容與檯面下猶疑：「能不能告訴我你的名字？」

聞言，那對清澈的紫眸瞥向黎修。

在短暫的沉默之後若然先是將銀叉上的葡萄納入嘴裡，接著將其叉回切片整齊的蘋果上。那副輕鬆自在到足以說是挑釁的姿態難能展現出那份可貴的興致，他嘴角的笑容沒有卸下。

「如果你有辦法灌醉我的話。」

—FIN